

40061
:12



宗鑑法林卷三十二

集雲堂編

大鑒下十三世

隆興府黃龍晦堂祖心禪師

黃龍南嗣

因黃山谷乞指



徑截處師曰祇如仲尼道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如何理論公擬對師曰不是不是一日山行次時巖桂盛放師曰聞木樨花香麼曰聞師曰吾無隱乎爾公釋然即拜之曰和尚得恁麼老婆心師曰祇要公到家耳

渠儂家住白雲鄉南北東西路渺茫幾度欲歸歸未
得忽聞巖桂送幽香

石溪月

學海波瀾卷未乾幾煩仙履上林巒天香吹落秋風
老不覺相攜到廣寒

石林鞏

水邊林下舊生涯夢裏還家未是家昨夜月明歸興
動西風一陣木樨花

雪機綱

木樨花香吾無隱一堆火後幾曾藏夜淡不用挑燈
火儘有牀前明月光

竺菴成

晦堂與夏倚公立談肇論至會萬物爲自己者及
情與無情共一體處時有狗子臥香桌下師拈壓

尺擊狗又擊香桌曰狗有情卽去香桌無情自住
情與無情如何得成一體公立不能對師曰纔涉
思惟便成贖法何嘗會萬物爲自己

瑞巖愠云黃龍老漢傷慈不少公立如入寶山空手
而回諸人要會萬法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麼槌
殺有情狗子碎卻無情香桌盡情收拾將來與他一
團束縛拋向東洋大海自然灑灑落落雖然更須知
有頂門一竅始得拈拄杖擊香桌云阿喇喇阿喇喇
登山腳膝酸喫水舌頭滑十字街頭石敢當對月臨
風吹尺八平陽恣云抽釘拔楔卽不無瑞巖怎奈

傷鋒犯手何如有情狗子仍教他守夜無情香桌且
畱來使用諸人要會萬法爲自己情與無情共一體
麼且聽拄杖子爲你著力擊香桌一下

晦堂室中豎拳示衆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
頭則背未審喚作什麼

赤體更無藏隱處黃龍未語先分付若將見解上門
來他家自有通霄路

道場林

背觸人難會憑君仔細看片雲纔出洞遮卻面前山
雪巢一

晦堂一日齋時聞版聲乃喚打版行者打五棒須

與鐘鳴又喚打鐘行者打十棒卻呵呵大笑衆纔
坐定師乃入堂白槌曰大衆齋畢便歸方丈

求寧鼎云行者喫棒自是話行天下要問黃龍老漢
還得飯喫也未

隆興府寶峰雲菴真淨克文禪師

黃龍南嗣

叅黃龍不

契見香城順城問甚處來師曰黃龍來曰黃龍近
日有何言句師曰黃龍近日州府委請黃檗長老
龍垂語曰鐘樓上念讚牀腳下種菜有人下得語
契便請住持勝首座曰猛虎當路坐龍遂令去住
城曰勝首座祇下一轉語便住黃檗佛法未夢

見在師大悟方知黃龍用處

十字街頭石敢當離家日久卻忘鄉鱸魚畢竟江南
美蓴葉浮波橘正黃 三宜孟

寶峰因黃龍南曰適合侍者卷簾問渠卷起時如
何渠日照見天下放下簾時如何渠曰水洩不通
不卷不放時如何渠無語汝作麼生師曰和尚替
侍者下涅槃堂始得龍喝曰關西人果無頭腦乃
顧視旁僧師卻指之曰祇者師僧也未夢見龍大
笑

白巖符云黃龍道渠無語汝作麼生若是今時學者
十個五雙便向他不卷不放時著倒是他寶峰卻不
恁麼寶峰道和尚替侍者下涅槃堂始得若是如今
師家不是蠻罵便是瞎棒是他黃龍卻不恁麼且道
他父子節文在甚麼處覲面當機雷電疾還他家富
產兒嬌雖然總不禁旁僧冷笑

寶峰示衆今朝九月一夜來霜氣寒當知門外路
一一透長安喝一喝

瑞巖慍云老真淨向淨潔地上撒屎撒溺當時一衆
甚處去也山僧敢將狗尾要續其貂今朝九月一山
風吹面寒知音千里外白鴈報平安是則是未見作

家不見道纔有是非紛然失心

寶峰自香城歸見黃龍龍問甚處來師曰特來禮拜和尚曰恰值老僧不在師曰向甚處去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恁麼則學人得自在去也曰腳下鞦甚處得來師曰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曰何嘗得自在師指鞦曰何嘗不自在龍領之

資福廣云黃龍攻其所不守寶峰守其所不攻衝車臨埤火箭飄空敵手相逢勝負難決餘腥驀喚隨聲應奪得荆蠻一箇船且道賓家分上主家分上

寶峰上堂衲僧門下無非過量境界自在禪定喝一喝曰豈不是過量境界又警欬一聲豈不是自在禪定呵呵呵將此淡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

雲居莊云徑山則不然拈拄杖云得之於心事事無礙應之於手法法圓成靠拄杖云它家自有通霄路不向如來行處行

寶峰因諸山聚會佛印元禪師後至問曰雲居何來遲印曰爲著艸鞦從歸宗肚裏過所以遲師曰卻被歸宗吞卻了也印曰爭奈吐不出師曰吐不出卽屙出

永寧鼎云我若作寶峰待云從歸宗肚裏過遂搗住
云且道蓋膽毛有幾莖直饒佛印盡其伎倆也作手
腳不及

寶峰華嚴六頌事事無礙頌曰事事無礙如意自
在手把豬頭口誦淨戒趁出淫房未還酒債十字
街頭解開布袋

一指海云者裏卽不然事事無礙如意自在食不論
頓睡懶解帶見惡不瞋見好亦愛一生從來不會捏
怪且道山僧底是寶峰底是

寶峰示衆頭陀石被莓苔裏擲筆峰遭蘿薜纏羅

漢院裏一年度三箇行者歸宗寺裏叅退喫茶
天童華因僧問此理如何童云他是關西子愛說川
僧話

寶峰上堂洞山門下要行便行要坐便坐盃盂裏
屙矢淨餅中吐唾執法修行如驢曳磨

鏡堂清云聞說關西子沒頭腦原來祇在者裏無端
將世尊三大阿僧祇劫所立禁戒一一滅裂殆盡乃
喝一喝當時若有人下得者一喝不惟表叅學眼正
且使洞山向去做個本色宗師不敢向淨白地上胡
屙亂唾驀拈拄杖莫有爲洞山抱不平者麼靠拄杖

比擬張麀兔亦不遇

隆興泐潭洪英禪師

黃龍南嗣

僧叅拜起便垂下袈裟

角曰脫衣卸甲時如何師曰喜得狼烟息弓消壁上懸僧卻攬上袈裟曰重整衣甲時如何師曰不到烏江畔知君不肖休僧便喝師曰驚殺我僧拍一拍師曰也是死中得活僧禮拜師曰將謂是收燕破趙之才元來是販私鹽漢

瀛山闇云將軍節制屈殺偏裨當時者僧何不道賊賊便出如菴彰云者僧衝鋒抗敵不覺腦後著戈泐潭雖能布長蛇大陣怎奈無生擒活捉之機顧左

右云者裏還有不顧危亡單刀直入者麼如無看山僧向餓虎口中奪食去也拈拄杖一齊趁出

破趙收燕主闡才輸機奪轉勝籌來通身是膽衝鋒便戰出重圍又被圍

雪關間

吉安龍慶慶閒禪師

黃龍南嗣

因問訊次龍曰據汝知

見祇得上梢不得下梢師曰某甲上梢亦得下梢亦得龍曰如何是上梢師曰風過樹頭搖龍曰如何是下梢師曰刀斫斧鑿龍曰老僧卽不然師曰如何是上梢龍曰頭鬚鬢耳卓朔師曰如何是下梢龍曰緊捎艸鞵師曰謝師答話龍便喝

時人祇見蘆花白不見蓼花開又紅若問樹頭的的
意西風昨夜到梧桐

鐵機信

龍慶因黃龍問得座披衣向後如何施設師曰遇
方卽方遇圓卽圓龍曰你與麼說話猶帶脣齒在
師曰某甲祇如是和尚又作麼生龍曰近前來與
汝仔細說師撫掌曰三十年用底今日捉敗龍呵
呵大笑曰一等是箇精靈

三昧真云龍慶只知捉敗黃龍不知被黃龍捉敗三
昧恁麼也帶脣齒此便是三十年底施設也請勘之

福州玄沙合文明慧禪師

黃龍南嗣

僧問如何是道師

曰私通車馬僧進一步師曰官不容鍼

酬機也祇看來機善打圍兮脫得圍擬騁驂驪千里
步金鞭被我掣將歸

六雪間

黃檗積翠永菴主

黃龍南嗣

問僧審奇汝久不見何所

爲曰近見偉藏主有箇安樂處師曰試舉似看奇
乃敘所得師曰汝是偉未是奇莫測歸以告偉偉
曰汝非未不非奇愈疑走積翠質之南公公大笑
之師聞作偈曰明暗相參殺活機大人境界普賢
知同條生不同條死笑倒菴中老古錐

陽山頂云三個老漢綿裏有鍼泥中有刺明賞暗罰

則不無若是衲僧巴鼻天地懸隔何故不合說是說非

福州長慶惠暹文慧禪師

浮山遠下淨因臻嗣

僧問離上生

之寶刹登延慶之道場如何是不動尊師曰孤舟

載月明日忽遇櫓棹俱停又作麼生師曰漁人偏

愛宿蘆花

瀛山問別云或有問山僧如何是不動尊祇向道燒香禮拜著

大鑑下十四世

蘄州東山法演禪師

白雲端嗣

叅白雲遂舉僧問南泉

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丁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印可之

妙喜杲云山前一片閒田地元來記得在叉手丁寧問祖翁祇為契券不分明幾度賣來還自買難為牙保人為憐松竹引清風喝一喝云乞兒見見小利文峰玉徵云賣來還自買卽不問諸人且道畢竟喚什麼作一片閒田地直饒你道得分明我更要問你討契券在

山前田地賣還買松竹清風痛自憐堪笑夢中誇富

貴覺來那值半文錢

遜菴演

忍死丁寧見白雲一杯鳩酒十分斟若教不飲空歸

去田地無由被陸沉

竹屋簡

人情得富便稱強松竹清風不掩藏何似義皇北牕

下解衣高臥納餘涼

理安問

愛他風雪耐他寒獨自淒淒把釣竿夜靜雲開孤月

露不堪看處也堪看清風下載月色將闌拋綸假寐

倚闌干

天水廣

東山曰老僧遊方十餘年叅數十員善知識將謂
了當及到浮山圓鑑會下更開口不得後又到白

雲因齧破一箇鐵酸餡真是百味具足且道餡子

一句作麼生道花發鷄冠媚早秋何人能染紫絲

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階前鬪不休

靈隱嶽云東山恁麼說話猶欠悟在

白雲鐵酸餡衲僧難下口忽然齧得破大作獅子吼

月菴果

東山出隊歸示衆出隊半箇月眼不見鼻孔失卻

祖師禪拾得箇骨董且道向甚處著一分奉釋迦

牟尼佛一分奉多寶佛塔

峰頂邾云山僧出隊五個月眼睛鼻孔無差別有人

問我祖師禪劈頭拄杖要見血祇如遇釋迦牟尼佛
 多寶佛塔又作麼生乃和南云恭惟合山頭首久別
 衆慈萬福萬福 徑山杲云徑山出隊八十餘日鼻
 孔常與眼睛相見亦無祖師禪可失亦不曾拾得骨
 董則無以奉釋迦牟尼佛亦無以奉多寶佛塔畢竟
 得箇甚麼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口是禍門

的的當陽句明明箭後路著靴人喫肉赤腳人趁兔
 徑山杲

口是禍門電掣雷奔娑竭出海震動乾坤 鼓山珪

東山因僧問一大藏教是箇切腳未審切阿那箇
 字師曰鉢囉孃曰學人祇問一字爲什麼卻答許
 多師曰七字八字

昭覺勤云迅雷不及掩耳 仰山欽舉畢卓拄杖云

十卜千千 甄峰承云利似倚天長劍鈍如無孔鐵

錘 天目律云者僧問個切腳東山乃恁麼答且道
 是什麼義紅塵堆中花街柳巷僻谷窮山白雲澹蕩
 脣上必并班豹剝舌頭當的帝都丁自古上賢猶不
 識造次凡流豈可明 石菴珞

一大藏教是切腳東山切得鉢囉孃胸中憤氣盤不

得忽作虹霓萬丈長

卽菴覺

誰家畫閣露嬌娘滿額梅花別樣粧著眼且須親看
破莫聞聲外喚檀郎

夾山豫

子晉廟前山月明人聞往往夜吹笙鸞吟鳳唱聽無
拍多少霓裳散序聲

鐵容元

東山示衆四五百擔麥二三千擔稻好箇休糧方
耆婆不得妙

靈隱嶽云東山老人好語祇是探頭太過香山有個
方便也要諸人共知透得金剛圈細嚼鐵酸餡一飽
忘百饑始信不相賺 伏龍長云管取有錢常住不

無演祖若是將無作有拔貧助富還他無明老漢始
得米不蓄一粒菜不栽一莖任渠往來者喫得飽膨
脰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肥從口入

老去看鬚似雪霜元來習氣尚難忘少年無限傷心
事一度思量一斷腸

佛鑑勸

牙根爛嚼真彌勒腹裏橫吞老釋迦大地虛空皆得
飽者回不到負檀家

心聞賁

東山示衆釋迦彌勒猶是它奴且道它是阿誰便
下座

開聖覺因東山舉問答云胡張三黑李四山然之時
圓悟爲首座乃云好則好恐未實次日入室山仍舉
前話覺云昨日向和尚道了也山云道什麼云胡張
三黑李四山云不是不是云和尚爲甚昨日道是山
云昨日是今日不是覺大悟 萬峰蔚云你還識他
麼不離者個卽者個我是阿誰誰是我不審不審蹉
過蹉過 平陽恣云大小東山將常住果子私自受
用天童則不然釋迦彌勒猶是他奴且道他是阿誰
高聲召云大衆今晚小盡二十九普請大衆喫茶去
拈拄杖驟步下應供堂 鐵佛原云諸人要知東山

端的麼問取古廟裏中央第一尊泥塑土地位下黑
將軍 隱明綸云大小祖師原來膽小道不得何不
問我炭墜子復云炭墜子莫潑水擬擡頭千萬里
老年經節臘樂事甚悠悠不及兒童日都來不解愁

南堂靜

釋迦彌勒是他奴今古禪流知也無好酒不須懸望
子酢酸何必挂葫蘆

野牛平

孤峰高臥且忘身那管親王與重臣自有一雙青白
眼未曾輕眎等閒人

翠霞寧

寂寂簾垂無影象六街月鎖不逢人怪來九五尊嚴

甚祇爲從來不對賓

看浪滄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忤逆聞雷

從前忤逆怕聞雷不似大蟲看水磨孤峰頂上要同

行十字街頭還共坐

鼓山珪

者僧苦下打爺拳霹靂聲中宇宙昏驚起無明金翅

鳥劈開滄海取龍吞

東山空

東山示衆我有一物不屬凡不屬聖不屬邪不屬

正萬事臨時自然號令

瑞巖愠云大小五祖何異宋人以死鼠爲璞山僧則

不然世有一物在凡屬凡在聖屬聖在邪屬邪在正

屬正萬事紛紛何須號令拈拄杖卓一下 拙菴朴

云清溜溜白滴滴描不成畫不出觀著則眼睛瞎撞

著則腦門裂且道與演和尚道底是同是別

東山問僧曰倩女離魂那箇是真底

二女合爲一媳婦機輪截斷難回互從來往返絕踪

由行人莫問來時路

普融藏主

祇是舊時行履處等閒舉著便諠譌夜來一陣狂風

起吹落桃花知幾多

慈受淡

縱使百千劫所作業不忘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

或菴體

良宵愛月上危樓幾處笙歌幾處愁歌管未闌愁未
歇忽然天曉一時休

且菴仁

憶昔春風上苑行爛窺紅紫厭平生如今再到曾行
處寂寂無人艸自青

萬菴柔

南枝向暖北枝寒何事春風作兩般憑仗高樓莫吹
笛大家畱取倚闌看

雪菴瑾

數聲羌笛最關情去路遙遙恨不勝彷彿暮雲歸未
合遠山無限碧峻嶒

惟菴然

慣攜書劍走江湖白手成家事豈孤曾憶當年作客
處也聽人前唱鷓鴣

濟水洗

初三初四月朦朧不似金鉤不似弓誰把玉環敲兩

段半沉滄海半懸空

大成咸

無端鑿壁暗偷光春氣紛紛意渺茫蝴蝶空餘魂夢

冷枝頭狼藉不成香

慧昱

翩翩黃鳥叫關關洞口雲淡艸木寒一陣和風吹曉

嶂滿庭花露泣闌干

蟠溪廣

斗柄初回日漸長羅浮春色十分香一枝橫亞清波

上引得遊蜂上下忙

慧鑑融

與郎分袂侍郎行一對鴛鴦畫不成枕上夢回春漏
寂透簾斜月照孤衾

侶巖荷

東山示衆前回底今日使不著今日底後回使不著使不著重遭撲自古至於今誰錯誰不錯忽有箇漢出來道白雲不是今日錯自曰錯

保寧茂云扶豎臨濟正宗揭示楊岐奧旨還他東山始得雖然也是泥裏洗土塊山僧卽不然去年底今年用得著今日底後日用得著用得著重拈卻一步闊一步一著高一著或有個漢出來道長老與麼說話也是無孔鐵錘祇向他道若是無孔鐵錘正用得著

東山垂語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且將什麼對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誠哉是言也弄物不知名

月林觀

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攔顛劈面拳直下會便會

無門開

東山示衆譬如水牯牛過牕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

天童華云者樣說話多年在肚皮裏信知天下無無理會所以密之三寸今日拈出敢問諸仁者旣是大底俱過了爲甚尾巴過不得 獅林則云者個是東山演祖不了事處老漢叅方三十年也有兩件不了

底事是那兩件事饑來要喫飯困來要打眠 虎丘
森云今爲諸人說個譬喻如螻蛄蟲能向火燄上作
窠因甚閻浮大地無他棲泊處良久云一曲兩曲無
人會雨過夜塘秋水淡 天花悅云諸人還會也無
若也會得未免白日見鬼若也不會亦未免白日見
鬼 大梅幟云過得過不得則且置畢竟喚什麼作
牛尾巴良久云遍界不藏全體露絲毫有見事還差
喝一喝

龜本真靈物都緣不自知一朝親脫殼直透九天飛
如菴用

浪靜風恬意轉殊滿天星斗月輪孤時人休戀一湖
水來上扁舟泛五湖 鐵關樞

功齊功化何曾了已到家鄉未徹頭直須翻轉乾坤
也楊子江心水倒流 瑞白雪

髑髏謾說遇知音天上人閒亦浪尋敲到第三雙眼
直誰知枯木有龍吟 豁堂品

玉人夢暖不知春轉棹蘆洲雪月傾耕破扶桑雲萬
里等閒換步喪通身通身喪絕伎倆尾巴不在牕櫺

上南山雲起北山雨平地滔天翻白浪 寧遠地
神龍脫骨躍天飛尚憶寒潭春水湄霹靂一聲魂膽

落九霄從此去無依

隱舍敷

塊雨條風三月天暖風何處不陶然途中多少尋芳

客誤聽黃鸝作杜鵑

敏學聖

賊賊何故牕櫺過不得曾遭毒手墮溪坑尾巴尖上

酬恩德報君知重擊節鷓子不在新羅國

卓靈常

風敲月戶辰同冷雨打茅堂暑亦寒高臥懶尋人事

俗詩腸僅比酒腸寬

自聞宣

陳年心事總消磨老去光陰白髮多高閣凌煙名不

挂風前慵聽太平歌

瑩章玠

風雨無端妒落梅紙牕竹榻亂聲來一場好夢都驚

散蓬戶無人門自開

綠雨蕉

東山因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頭上戴

纍垂曰見後如何師曰青布遮前曰未見時因甚

百鳥銜花獻師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曰見後爲

什麼不銜花師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

徑山杲云師翁雖則善赴來機怎奈語驚時聽徑山

今日有兩語要與師翁相見牛頭未見四祖因甚百

鳥銜花獻茅屋上安鴟吻見後因甚不銜花獻佛殿

裏掘東司 靈巖儲云徑山固是別展旗槍未免分

作兩處國清亦有一語要與徑山相見牛頭未見四

祖因甚百鳥銜花獻不快
黍桶見後因甚不銜花獻
不快黍桶且道東山底是
徑山底是國清底是一僧
纔出清云不快黍桶

玉花金草滿籬東翠竹蒼
松趣更濃杜宇一聲清夢
斷月明寂寂萬山空

大善嶠

宗鑑法林卷三十二

終

宗鑑法林卷三十三

集雲堂編

大鑑下十四世

東山一日持錫遶廊曰莫有屬牛人問命麼衆無
語自曰孫贖今日開舖更無一人垂顧可憐三尺
龍鬚喚作尋常破布

無端平地起干戈爭似屬牛人更多滿面慚惶無著
處低頭依舊入烟蘿

高峰妙

忽然平地掘深坑埋沒良家多少人大似颺灰空裏

去歸來不覺一身塵 徑庭宗

蘆花淡處靜垂綸
雨夕烟朝春復春
放徧扁舟幾寒水
竟難逢個獨醒人 鍊容元

東山示衆今夏無可管
顧諸人近作得一家
讌遂擡手曰囉囉招囉囉
搖囉囉送莫怪空疎
伏惟珍重

薦福璨云老東山龍肝鳳髓百味具足
怎奈美食不中飽人餐
伏龍長云一個鐵酸飴百味具足
知他祭了多少閒神野鬼
直饒一敲百雜碎到者裏
急須吐卻

東山謝監收上堂人之性命第一須是
○欲得成此○先須防於○若是真○人○

理安問云大小五祖弄巧成拙
寶掌白云會麼
山僧今日不惜舌頭與諸人略爲道破
良久云摩斯吒心肝要且不在樹頭上
寶峰弁云賊不打貧家
法林音云人之性命第一離卻○若要離卻○先須識得○若是真○人搖手云斷不○○

一三三四五六圈心肝粉碎
髑髏穿若將方木投圓
竅醜姥爭教得少年 高峰妙

鬼爭奈桶顯顛預擲去
拋來細自看
匝地一聲籊爆

折六花迸裂不成團

古帆檝

弟兄五六像孃生聲氣相同總一門黑黍崑崙須著眼莫將名字錯評論

劍關範

上山下山入山谷溪中落日畱我宿本意逃名入市塵那知名落今人目鳥喃喃花簇簇幾片閒雲挂松竹咄君子哉若人慎幽獨

雲壑弁

蒲蘆銜青蟲終朝咒類我青蟲皮膚脫飛出盡蒲蘆

止谷聲

東山示衆白雲不會說禪山門開向兩邊有人動著關板兩片東扇西扇

月江印云五祖老人蓋爲慈悲之故有落艸之談育王不會說禪破屋覩見青天等閒從頭蓋覆寧免紙裏麻纏但願有錢畱客醉也勝騎馬傍人門

東山上堂山僧昨日入城見一棚傀儡不免近前看或見端嚴奇特或見醜陋不堪動轉行坐青黃赤白一一見了仔細看來元來青布幔裏有人山僧忍俊不禁乃問長史高姓它道老和尚看便了問甚麼姓大衆山僧被它一問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還有人爲山僧道得麼昨日那裏落節今日者裏拔本

天寧琦云誰家別館池塘裏一對鴛鴦畫不成 白
巖符云五祖是從那邊過來底人胸次閒要禪道佛
法氣息一點也無故能向虛空中建城雉海面上架
樓臺雖然尚有一人呵呵大笑若識得此人許你具
透關眼

東山舉昔有秀才著無鬼論一日鬼現身曰你道
無我吟秀才無語師曰當時祇以手作鵲鳩柴曰
谷谷孤

說有道無徒費力現身無語強分疎祇消一個鵲鳩
柴百怪千妖盡掃除 此山應

東山示衆祖師說不著佛眼看不見四面老婆心
爲君通一綫便下座

徑山及云若教頻下淚滄海也須乾 全室泐云者
老漢大似靈龜拽尾拂迹成痕天界卽不與麼卓拄
杖下座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門前石塔子
門前石塔子八白與九紫方道旣分明免被巡官使
雪堂行

東山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露胷跣足曰如何是
法師曰大赦不原曰如何是僧師曰釣魚船上謝

三郎

徑山杲云此三語中一語具三玄三要四料揀四賓
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若檢得
出許你具一隻眼 天寧琦云三玄三要四料揀四
賓主洞山五位雲門三句百千法門無量妙義大似
頭上安頭天寧今日爲諸人抽卻釘拔卻楔做一個
灑灑落落大丈夫兒豈不好何故喫他殘羹餽飯隨
他腳後跟轉被他喚作無地頭漢慚惶殺人 起綱
宗云語不離窠曰焉能出蓋纏有問山僧如何是佛
向道泥豬癩狗如何是法激濁揚清如何是僧驢顯

馬面且道與演祖是同是別

東山每遇僧來請益祇曰無者閒工夫

彼此且無相負累行人莫不失鉤錐雖然不瞎衆生
眼也好拳頭劈口椎 龍門遠

東山因諸寺長老入山上堂臨濟入門便喝是什
麼熱盃鳴聲德山入門便棒拗曲作直雲門三句
洞山五位大開眼了作夢何故如此國清才子貴
家富小兒嬌

雲居莊云五祖老人大似將常住物作自己人情徑
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乃豎起拂子云德山臨濟洞

山雲門祇今在拂子頭上各說不二法門了一時走入淨瓶裏澡浴去也何故如此水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

東山凡見僧來便曰屈屈僧曰屈作甚麼師曰如今不屈更待何時

盡力不奈何按牛頭喫艸若無錦繡文難以論嘉藻
龍門遠

東山上堂將四大海爲硯須彌山爲筆有人向空中寫得祖師西來意五字老僧大展坐具拜它長翁淨云當時天童若見祇對他道款出囚口今則

莫有同款者麼旣無依倚斜去雁驚破海天秋 梅
源蔭以拂子空中畫一畫云祖師西來意寫了塞天地敢問老太平何處展坐具衆中可有爲太平轉身吐氣者麼若無莫怪梅源鐵筆無情便擲拂子歸方丈

東山上堂太平不會禪一向外邊走臘月三十日贏得一張口且道那箇是太平口自曰兩片皮也不識

雪竇雲云山僧則不然雪竇不會禪一向家裏坐臘月三十日分明成話墮扯索底扯索擡木底擡木谷

應山鳴聲光輓輓阿呵呵夜深山寺煖烘烘個個寮
房一爐火

東山問僧離卻四大五蘊那箇是依清淨法身

堂堂白日上刀梯任是崑崙眼亦迷多謝門前案山

子春來秋去泄天機

雪堂行

東山示衆如何是禪閣浮樹在海南邊近則不離
方寸遠則十萬八千畢竟如何禪禪

臥龍先云穹窿也有個道處如何是禪閣浮樹在海
南邊撐天拄地拄地撐天巧說不得祇要心傳畢竟
如何禪禪 祖燈紹云二大老同坑無異土虎丘則

不然禪禪月落不離天輝今鑑古無黨無偏擬心湊
泊地隔天懸畢竟如何卓拄杖云叅

東山展手問僧曰因何喚作手

先祖滔滔無固必後人悻悻有雌雄巨靈擡手無多
子分破華山千萬重

南巖勝

東山示衆夫爲禪客如出塞將軍你將得雲門半
片胡餅來我便與半箇須彌山若不如是焉敢稱
禪客

善權賢云五祖恁麼說話大似倚富欺貧壓良爲賤
東山因三佛侍坐亭上夜話及歸鐙已滅令各下

一語勲曰彩鳳舞丹青遠曰鐵蛇橫古路勤曰看
腳下師乃曰滅吾宗者克勤耳

懷璧藏珠夜光輝家私總被賊偷窺都來籍沒和官
送萬戶千門一窳埋

理安問

暗裏相將各自猜是神是鬼得人哀最憐夜半窺門
賊卻被狗兒斲送回

福嚴容

摸象盲人說異端呼牛喚馬各般般枕翻打斲華胥
夢莫怪門前倒剎竿

哀翁盛

三春方賞太平時杜宇聲聲喚落暉沒興一時難就
賦蹋殘明月浩歌歸

天資粹

東山一日陞座顧衆曰八十翁翁鞦繡毬便下座
宗泰欣然出衆曰和尚試鞦看師作打杖鼓勢操
蜀音唱綿州歌曰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擦白雨
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
屬玄武泰聞大悟掩師口曰祇消唱到者裏師大
笑

憨璞聰云可笑演祖三十年不改舊鄉談操蜀音打
蜀鼓知他是佛意是祖意宗泰好聽曲調不覺渾身
墮在聲色裏以當平生直至而今轉身不得諸人還
肯錦山恁麼道麼喝一喝 法林音云山自崑崙發

來其勢必險水從孟門源出其流必峻東山一番施
設直使千百年後聞者無不當下消然可惜末後猶
欠勦絕以致宗秦坐在淨白地上無由轉身何不待
伊云祇消唱到者裏便與一掌云又被風吹別調

東山示衆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
會則不是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恁麼
會方始是

白巖符云恁麼會則不是滴淚斬丁公恁麼會方始
是齧牙封雍齒顧左右云大小東山爲諸人一捏粉
碎了也還會麼 中洲岳云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

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 法林音云
諸人還見東山老人立地處麼良久云朝三與暮四
喜怒任狙公

良工何必更韞大冶未曾易林同是多年滯貨看他

點鐵成金

蓮峰素

奇謀六出陷英雄曾被英雄陷圓中不是一身兼兩

藝那來下載有清風

思懶融

阿孃年少鬢如霜別起雙眉丈二長歸到畫堂沉醉

後搥胷換手哭穹蒼

獨超方

東山示衆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十萬倍

愚菴孟云樓破南泉窠窟掀翻趙老家私再看東山
爲什麼平白地上分個勝負爲復抑揚之語耶爲復
故意扭捏耶爲復一期方便耶若作恁般見解不惟
不識東山要見南泉趙州遠之遠矣何故不見道當
時摩竭合幾喪目前機 梅逢忍云演和尚前凶後
不吉

撥動靈機禍滅門千鈞爭肯射蜻蜓閻浮自惜知恩
少牆塹淡埋沒路行

雪達照

繫珠絲斷夢魂消風卷銀蟾入海嶠堪笑夜明簾外
客轉身無地避招搖

冰谿融

東山示衆有則奇特因緣舉似諸人欲說又被說
礙不說又被不說礙

大巍倫云大小演祖大似靈龜曳尾一言旣落人耳
如何諱得老僧也有一則奇特因緣索性舉似大方
合他倚門傍戶者一個個壁立千仞

提刑郭正祥居士字功甫

見白雲端

到雲居請佛印元

陞座公拈香曰覺地相逢亦何早鶻臭布衫今脫
了要識雲居一句玄珍重後園驢喫艸大衆此一
瓣香薰天炙地去也印曰今日不著便被者漢當
面塗糊便打乃曰謝公千里來相訪共話東山竹

徑淡借與一龍騎出洞若逢天旱便爲霖擲拄杖
下座公拜起印曰收得龍麼公曰已在者裏印曰
作麼生騎公擺手作舞便行印撫掌曰祇有者漢
猶較些子

白巖符云功甫龍卽騎矣祇是不能爲雨爲霖當時
待道收得龍麼便好與他掀倒法座

郭公一日謁白雲雲問牛醇乎公曰醇矣雲厲聲
叱之公拱而立雲曰醇乎醇乎於是爲公陞堂曰
牛來山中水足艸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

瀛山問云郭公牛醇則醇矣惜乎欠些頭角當時待

白雲叱便好拽下座痛與一頓

隆興府黃龍死心悟新禪師

黃龍心嗣

因僧問承師有

言老僧今夏向黃龍潭內下三百六十箇釣未曾
遇著箇錦鱗紅尾爲復是鉤頭不妙爲復是香餌
難尋師曰雨過竹風清雲開山嶽露曰恁麼則已
得真人好消息人閒天上更無疑師曰是鉤頭不
妙是香餌難尋曰出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師曰
亂統禪和如麻似粟

靈巖儲喝一喝云者老漢何異緣木求魚天寧今夏
拋卻絲綸冷坐巾幘山前看他鳶飛魚躍鳳走麟奔

總不暇顧著數盡落霞對明月撥開松影露青天偶
爾有個螭螟撞倒面前并不與他京三卞四一任越
水吳山何故若將有意爲有意往往事從有意生
百愚斯云可惜黃龍勞而無功能仁今夏亦向八百
里鑑湖上撒個漫天網子祥麟瑞鳳無所不有豈但
錦鱗紅尾諸昆仲且道用鉤是用網是向者裏個儻
分明不惟自己已有出身之路亦乃坐斷天下人舌頭
去在若也未能不免聊資鞭影揮拂子云見麼且喜
秋風雲外至蟾宮桂子帶香飄

死心示衆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你者一隊屎
牀鬼子三生六十劫也未夢見第一義在
平陽恣云死心恁麼說話爲是眼蓋諸人氣吞一切
耶爲復第一義諦不可圖度耶爲復憤啓悱發激厲
將來耶

死心上堂行腳高人解開布袋放下鉢囊去卻藥
忌一人所在須到半人所在須到無人所在也須
親到

天童傑云死心有年有德語不安發如大冶精金千
煅萬煉始成繞指然後裁截并無虛棄雖然畢竟意
歸何處三邊一箭收功後四海何愁不太平 古林

茂云者般說話如黑石蜜中邊皆甜雖然不因夜來
雁爭見海門秋 白巖符因僧問如何是半人所在
巖云未聞梅破臘云如何是一人所在巖云尚有菊
擎霜云無人所在還用到也無巖便喝云者瞎漢亂
撞作麼

死心因太史黃庭堅叅師問死心死學士死彼此
燒作一堆灰向甚處相見堅無語師曰晦堂處叅
得底用未著在堅後左遷黔南忽有省乃曰尋常
被天下老和尚瞞卻多少惟死心道人不可謂
真實相爲

瀛山闇云鐵面去皮晦堂析骨死心又敲骨出髓矣
山谷始得疑情盡命根斷若到山僧者裏且立一邊
著爲什麼鐵壁從渠透銀山更要通 石霜尊云死
心捨命從人太史一死更不再活

泥沙瓦礫總成金九轉還伊丹性靈鷄犬亦隨仙子
去迢迢佳氣入宸庭 玉巖崑

痛飲醕酎倒臥泥翻身雨過萬峰曦春歸漫作刀頭
夢柳色烟籠十里堤 御之龍

澧州夾山曉純禪師 黃龍心嗣 以木刻作一獸獅子頭
牛足馬身每持出示衆曰喚作獅子又是馬身喚

作馬身又是牛足畢竟喚作什麼令僧下語皆不契師示頌曰軒昂獅子首牛足馬身材三道如能入玄門疊疊開

狡計奸謀度劍門虎符塞外息烟墩五丁不鑿通牛道秦惠何由得并吞

粟菴鼎

隆興府兜率從悅禪師

真淨文嗣

室中設語以驗學者

一曰撥艸瞻風祇圖見性卽今上人性在什麼處瑞安川云餓狗喫絳綉

陰森夏木杜鵑鳴日破浮雲宇宙清莫對曾參問曾

皙從來孝子諱爺名

張無盡

赤腳波斯叩海門黑風吹浪暗昏昏三更掣斷青霞

鎖笑看驪龍戲子孫

中峰本

二曰識得自性方脫生死眼光落地時作麼生脫瑞安川云鷄寒上樹鴨寒下水

人間鬼使符來取天上花冠色正萎好個轉身時節

子莫教閻老等閒知

張無盡

空奮雙拳窮滴滴橫擔片板赤條條夜來得個揚州

夢騎鶴腰錢跨九霄

中峰本

三曰脫得生死便知去處四大分離向甚麼處去瑞安川云合取兩片皮復云古人一期垂示可謂老

婆心切血滴滴底豎拂子云會麼冬不寒臘後看

鼓合東邨李大妻西風曠野淚霑衣碧蘆紅蓼江南

岸卻作張三坐釣磯

張無盡

鐵狗銅蛇正奮瞋風刀火鋸肉成塵茫茫長夜幾經

劫舉眼無親怕殺人

中峰本

兜率因僧問提兵統將須憑帝王虎符領衆匡徒

密佩祖師心印如何是祖師心印師曰滿口道不

得曰祇者箇更別有師曰莫將支遁鶴喚作右軍

鵝

驅霆走電降絲綸塞北安南悉已遵何物癡頑逃法

化亂將鼠伎攪烟塵

元祚裕

東京法雲佛照杲禪師真淨師以力叅淡到語不

入時每示衆老僧熙寧八年文帳在鳳翔府供申

當年崩了華山四十里壓倒八十村人家汝等後

生茄子瓠子那裏知得或問曰寶華王座上因甚

麼一向世諦師曰癡人佛性豈有二種耶

白巖符云者漢大似爲魅所著白日見鬼不知惑亂

多少人山僧今日直貶向鐵圍裏永不許伊出頭何

故太平天下那許妖言 法林音云法雲老人用盡

自己心笑破他人人口吹餘向天台石梁橋下斫得根

短拄杖上至非非想天下至金剛水際卓一卓帝釋
心驚舉一舉二乘膽喪阿修羅王在藕絲孔中揚聲
大叫云孔明先生邵康節先生劉伯溫先生遂喚侍
者可曾將得龜殼來

隔水何人歌竹枝動人情思極幽微夜淡轉入單于
調月朗風高聽者稀

虛堂愚

法雲因一座主曰禪家流多愛脫空師乃問承聞
座主講得百法論是否曰不敢師曰昨日晴今日
雨是什麼法中收主無對師曰莫道禪家流多愛
脫空好主抗聲曰和尚且道是什麼法中收師曰

二十四時分不相應法中收主乃禮謝

天寧琦云雲自帝鄉去水歸江漢流

昨日晴今日雨時分不相應三日後看取

徑山杲

福州九峰希廣禪師

寶峰文嗣

遊方日謁雲蓋智乃問

興化打克賓意旨如何蓋下禪牀展兩手吐舌示

之師打一坐具蓋曰此是風力所轉又問石霜琳

霜曰你意作麼生師亦打一坐具霜曰好一坐具

祇是不知落處又問真淨淨曰你意作麼生師復

打一坐具淨曰它打你也打師於言下大悟

理安問云三大老中有一人堪爲佛祖之師有一人

堪爲人天之師有一人自救不了且那個堪爲佛祖
之師那個堪爲人天之師那個自救不了檢點得出
三十棒一棒也不較若檢點不出三大老爲你證明
雖然如是廣道者悟去又悟個甚麼

臨江慧力可昌禪師

黃龍南下
東林總嗣

因僧問佛力法力

卽不問如何是慧力師曰踢倒人我山扶起菩提
樹曰菩提無樹向甚處下手師曰無下手處正好
著力曰今日得聞於未聞師曰莫把真金喚作鍮
報恩琇云如何是慧力向他道喫官酒臥官街當處
死當處理 平陽恣云高高山頂立還他慧力淡淡

海底行須是報恩始得然從長檢點一人入佛不能
入魔一人入魔不能入佛平陽又不然有問如何是
慧力但云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峰西

慧力示衆良久曰十語九中不如一默

古航舟云好與維摩大士結個同叅若據我衲僧分
上猶在半途

西江開先行瑛禪師

東林
總嗣

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

良田萬頃曰學人不會師曰春不耕秋無望曰如
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君山點破洞庭湖

永寧鼎云一腔熱血不向淨地上嘔吐雖然負痛男

兒能幾人

雨過前邨四月天一重桑柘一重烟子規啼處斜陽
冷楚水吳山一目連

子雍如

看山蘇軾居士

見東林總

參東林論無情說法話有省

乃獻投機頌曰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
身夜來八萬四千偈它日如何舉似人

上竺智謁護國元舉前頌且云也不易到此田地國
云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智云上二句若不到此田
地如何有者個消息國云是門外漢耳智致疑通夕
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秘蓄乃別前頌云東坡居士太

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
好愁人持以告國國云向汝道是門外漢 幻寄稷
云東坡門外漢上竺猶未及門此菴云向汝道是門
外漢且道是賞伊罰伊

洪州泐潭景祥禪師

翠巖真下大瀉詰嗣

問僧曰唯一堅密

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塵中現底身僧指香爐曰
者箇是香爐師曰帶累三世諸佛生陷地獄僧罔
措師便打

佛杲洵云者僧全身靠倒景祥滿口含霜末後一箇
罔措一箇令行都謂曲不藏直且道還契古人意麼

潭州嶽麓智海仁仙禪師大滄因僧問進前三步時如何師曰撞頭磕額曰退後三步時如何師曰墮坑落塹曰不進不退時如何師曰立地死漢白巖符云海和尚祇知嚴霜酷暑不解暖日春風者裏則不然進前三步時如何金花滿酌退後三步時如何紫誥榮歸不進不退時如何仙翁顧問回首天子呼來不上船

宗鑑法林卷三十三 終

宗鑑法林卷三十四

集雲堂編

大鑒下十五世

成都府昭覺圓悟克勤禪師東山一日因部使問

道東山山曰提刑曾讀小豔詩否有兩句頗相近

頻呼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諾諾

山曰且仔細師適外歸侍立次乃問承聞和尚舉

小豔詩提刑會否山曰它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

郎認得聲它既認得聲爲什麼卻不是山曰如何

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吟師有省遽出見鷄
飛上闌干鼓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
香入室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消錦繡幃笙歌叢
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山
徧謂山中耆宿曰勤侍者叅得禪也

翠眉銀海窺簾影玉尺金釵隔壁音坐對落花明月
上幾人知此斷腸聲

漢月藏

戲水鴛鴦畫不成池邊獨立始分明風流徹底難教
露笑卷羅衣一色新

理安問

半卷珠簾半挂鉤翠眉顰蹙爲誰憂春風舞罷凭闌

睡花鳥一聲破夢幽

頂日徹

一段傷心未敢言春深鶯囀落花前玉容一見殘紅
面半掩紗窗半欲眠

問石乘

奇花激灑吐香清丹鳳徒將野鳥爭不信梧桐棲鵲
隱朝陽曾聽幾回鳴

黎博菴

認著聲肯豈是真鷄鳴薦得更非親堪憐掩耳偷鈴
客巴鼻渾無誑後人

素菴仁

驀指提刑小艷篇金鷄啼破杏花天知機不在聲前
得別有靈犀躍海淵

對月經

一聲喚醒千秋夢無限風光更屬誰舉目了然非外

物月明依舊照花枝

孤雲鑒

托情北戲離花鋒觸著梅檀寶樹風轉向庭前春色

裏錦鷄啼破太虛空

季總徹

玉容人醉畫樓春語笑含嬌絕比隣箇中一段傷心

處傾盡黃河洗不清

晦岳旭

錦纜牙檣次第開海鴻低度認蓬萊乾坤終日浮孤

棹風雨千年怨楚才

化賦美

昭覺示衆古德道結夏已十一日寒山子作麼生

又有道結夏已十一日水牯牛作麼生山僧卽不

然結夏已十一日鐙籠露柱作麼生若識得鐙籠

露柱卽識得水牯牛若識得水牯牛卽識得寒山子

徑山琇云碎金鸞頭出五色髓固是三大老之手若是靈巖總無許多事何故家家門前赫日月太平不用將軍威

昭覺舉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師曰天寧則不然如何是諸佛出身處但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

竹底生風暑漸消綠翻輕影有芭蕉果然會得古人意獨角泥牛被火燒

雪嶠信

玉殿初傳左掖開靜鞭擊處駕頭回承恩博得龍顏
喜親捧金莖露一杯

理安問

拂拂薰風生夜闌百千諸佛骨毛寒歸去罷無處安
長空今古月團圓

山茨際

昭覺上堂迴無依倚超宗越格非佛非心萬仞壁
立桑樹上著箭柳樹上出汗

天井新云直饒恁麼也祇道得一半且道那一半吟
聽事不真喚鐘作甕

昭覺凡垂問學者擬議便與一拳

盡力當胸一拳幾個眉鬚墮落更欲如何若何普化

空中木鐸

瞎堂遠

昭覺示衆通身是眼見不到通身是耳聞不及通
身是口說不著通身是心鑑不出通身卽且置或
若無眼作麼生見無耳作麼生聞無口作麼生說
無心作麼生鑑若向者裏撥得一綫路便與古佛
同叅且道叅什麼人

徑山杲云徑山當時若在點一把火照看者老漢面
皮厚多少卽今莫有旁不甘底出來道和尚也是普
州人卽向他道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
昭覺因僧問西天以蠟人爲驗此土以何爲驗師

曰生鐵鑄就崑崙兒

生鍊鑄就崑崙兒眼耳鼻舌如泥塊西天此土謾紛

紘鐵眼銅睛看不破

別峰印

舒州太平佛鑑慧懃禪師

東山演嗣

上堂桃花紅李花

白誰道融融祇一色紫燕語黃鶯鳴誰道關關祇

一聲

天王海云大小太平強生節目今日地藏收歸一處

勿令檢擇桃花紅李花白枝頭消息都漏泄紫燕語

黃鸝鳴就裏生涯覲面呈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

處是都城

太平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喫飯齧著砂

喫飯齧著砂隱落第三牙春風纔過後拄杖亦開花

慈受淡

舒州龍門佛眼清遠禪師

五祖演嗣

常請益五祖凡有

所問卽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師愈疑咨決於

元禮首座禮以手引師耳繞圍爐數匝行且語曰

你自會得好師曰有冀開發乃爾相戲耶禮曰你

它後悟去方知今日曲折耳

我不會兮不如你達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蘋

風明明不自秋江起

雪堂行

我不會兮不如你梅檀林裏香風起漁歌一曲過瀟湘攪動滄溟聲未已

猷堂定

龍門一日不安僧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皖公山曰爲復祇者箇別有在師曰桐城縣有僧舉似禮首座座曰遠兄不相見三十年者回徹也薦福行云禮首座與先師同叅可憐死在句下龍門示衆千說萬說不若親見一面縱不說亦自分明王子寶刀喻衆盲摸象喻禪學中隔江招手事望州亭相見事溪山巖崖處事此皆親面而見之不在說也

寧辨人間是與非生死涵湑眼如眉不因說著當年事萬古千秋那得知

虛堂愚

龍門示衆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天下治衲僧得一禍患臨身

石菴瑀云龍門老人得卽得未免膽小德慶卽不然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治天下衲僧得一水到渠成

嘉州九頂清素禪師

五祖演嗣

因太守呂公來瞻大像

問旣是大像爲什麼肩負兩楹師曰船上無散工守乃作禮

昭覺勤云疑殺天下人 薦福行云將謂無人又云
本有餘力 大滙果云全身擔荷

文光燦爛照嘉城未覩幽奇更問人不是九頂能辨
析幾乎錯認定盤星 璿鑑衡

九頂因勤老宿至師問曰舞劍當咽時如何勤曰
伏惟尚饗師詎曰老賊死去也你問我勤理前問
師叉手揖曰曳破

資福玉云勤老宿固不足以勘驗九頂老人還可勘
驗也無資福也爲它道箇伏惟尚饗

元禮首座 五祖演嗣 因僧問經曰修一切善法如何是

善法師遽起曰上是天下是地中間坐底坐立底
立喚什麼作善法僧無對師便掌

薦福行云大衆道無橫徑理當卽行敢道禮首座鼻
孔落在者僧手裏若人檢點得出天下橫行

法闕上座 五祖演嗣 到東林度座下見其得平實旨一

日拈一枝花繞林禪牀一巾背手插香爐中曰和
尚且道意作麼生林屢下語皆不契逾兩月林遂
問師曰你試爲我說看師曰某甲祇將花插香爐
中和尚自疑有什麼事

笑巖寶云闕上座將花插香爐中雖本沒甚事奈度

既開堂聚衆寧免無利害乎且道什麼處是利害處
理安問於意作麼生處代云者野狐精我當時若
作東林便與劈脊打趁出免得遞相鈍置於有什麼
事處乃噓兩噓云古今盡道閔上座驅畊夫牛奪饑
人食有縱有奪能殺能活檢點將來似者般底也是
個龍頭蛇尾漢 石菴瑀云賺殺人

出廐良駒俊莫羈逆風嘶又順風嘶好來伯樂重增
價宜有奇名滿帝畿 素巖叟

金陵俞道婆

白雲端下見瑯琊起

市油糞爲業一日聞丐者

唱曰不因桺毅傳書信何緣得到洞庭湖忽大悟

以餐盤投地夫傍眎曰你顛耶婆掌曰非汝境界
往見瑯琊望之知其造詣問那箇是無位真人
婆應聲曰有一無位真人六臂三頭努力瞋一擘
華山分兩路萬年流水不知春由是聲名藹著
歌聲傳自洞庭春愁人聞得暗消魂啼又笑喜還瞋
倒騎跛驚趁麒麟 梅逢忍
凌空明月絕疎親動地清風到骨貧破袖自迷龍洞
雨江湖忍見刻舟人 童求昱

道婆凡有僧到則曰兒兒僧擬議卽掩卻門佛鐙
珣往勘之婆見如前問鐙曰爺在甚麼處婆轉身

拜露柱燈卽蹋倒日將謂有多少奇特便出婆蹉
起曰兒兒來惜你則箇燈竟不顧

白巖符云靈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婆子固爲可惜
何山雖鐵符在握善掃狼烟然祇解明擊不解暗攻
具眼者爲何山別出一隻手看

柳毅傳書祇自知得便宜是落便宜親夫愛子都拋
卻痛惜淡憐乞養兒

笑翁堪

驀拶相逢鐵面皮渾家喪盡喚孩兒翻身獅子施牙
爪猶落渠儂第二機且道渠是阿誰

塗毒策

潭州上封佛心本才禪師

晦堂心下黃龍清嗣

因觀鄰案僧

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處來山曰
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箇甚麼山拔刀
作斫勢師忽然擱鄰案僧一掌便揭簾趨出

浪山嶼云者僧只知貪觀好景不知身在帝鄉若上
封可謂良馬見鞭追風千里雖然恁麼要與藥山相
見猶未在復頌

一聞直下便驚羣信腳蹋翻大地春從此不消三寸
鐵毘盧界內鼓烟塵

福州雪峰東山慧空禪師

泐潭清嗣

因僧問和尚未見

艸堂時如何師曰江南有日見後如何師曰江北

無

江南有江北無太虛空畫老君符剝除百怪真靈驗
嚇殺街頭李四鬍雪礪奉

江州圓通道旻圓機禪師東林總下 泐潭乾嗣因左丞范冲

字致虛守豫章時過謁茶罷曰冲行將老矣墮在

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師呼內翰公應諾師曰何

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師曰此去洪都

有四程公佇思師曰見即便見擬思即便差公豁然

有省

瀛山闇云圓通老人囊中有妙藥能起死回生在頃

刻左丞雖於此省入去此事不遠怎奈鄉音猶易識
家國尚茫然

大鑒下十六世

平江虎丘紹隆禪師圓悟勤嗣叅圓悟悟曰見見之時

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曰還見麼師

曰見悟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證便禮拜悟叱曰

見箇什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頷之

雲漢滿云見非是見頭上安頭竹密流水雲飛電舞

雖然如是滿上座猶未肯在 覺王丘云佛果拈一

束爛葛藤將謂無人識得爭奈瞌睡虎手親眼快當

陽截斷雖然何不待未舉已前便與一喝管教老漢
緘口結舌

頭上安頭著底忙誇經買紀走諸方脫然莫道渠無
用睡虎張牙誰敢當

牧雲門

殺人還用殺人刀鐵壁銀山當下消好手不須重按
劍全軍蚤已渡臨洮

曉菴昱

一拳築碎虛空脊虎嘯龍吟滿大唐白日驚翻獅子
窟千妖百怪盡潛藏

默菴慧

虎丘因僧問九旬禁足此意如何師曰理長則就
曰祇如六根不具底還禁得也無師曰穿過鼻孔

曰學人今日小出大遇也師曰降將不斬曰恁麼
則和尚放某甲逐便去也師曰停囚長智

嚴霜苦雪去還來片片飛花點石臺分付庵童忙掃
卻莫教詩客又囊回

聖可玉

虎丘到死心處心問甚麼僧師曰行腳僧曰甚麼
村僧行什麼驢腳馬腳師曰廣南蠻道什麼何不
高聲道心曰卻有些子衲僧氣息

南嶽際云可惜黃龍末後不與本分艸料若與本分
艸料臨濟法道不致寂寥矣

客裏謾牢落天涯多故人好懷無處寫舊話得重論

殘雪未消石梅英先破春徘徊殊有約來此續芳塵
虛堂愚

邂逅何期笑語新秋風松館客邊身凭闌不語平生
事到老相逢是別人
寶葉源

臨安府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

圓悟勤嗣

在雲居首

衆小叅昭覺元出問看端挂劍時如何師曰血濺
梵天悟於座下以手約曰住住問得極好答得更
奇元乃歸衆師由此名著

龍翔訖云奇哉奇哉一千七百人善知識生氣凜然
誰知二百年後金陵城中再逢作者如獅子筋琴一
奏而衆絃皆絕如塗毒鼓一擊則聞者皆喪我此一
衆親近承事勿生疲厭各隨根行成就法器雖然有
際天之雲濤可容吞舟之魚有九萬里之風可負垂
天之翼

大慧在天寧日聞圓悟上堂舉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門曰東山水上行若是天寧卽不然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祇向它道薰風自南來殿閣
生微涼師於言下前後際斷

徑山琇云昭覺恁麼提持鄭州出曹門妙喜悟去真
州望長蘆徑山見處也要諸人共知諸佛出身處渾

不用思惟早晨喫白粥如今肚又饑

萬德不自有十身何處藏薰風生殿閣化日正舒長

石林鞏

諸佛東山水上行閒中無事日偏長薰風拂拂來無

已無意涼人人自涼

葛廬覃

芍藥香中風綽約梨花影裏月團圓主人醉臥羲皇

枕直把珠簾倒影看

千仞岡

大慧開堂日下座次少卿馮公楫問和尚常言不
作者般蟲豸因甚今日敗闕師曰盡大地是箇杲
上座你作麼生見馮擬議師便掌

平陽恣云馮濟川可謂運斤有法其奈斲聖無功若
是山僧盡大地是個杲上座你作麼生見但云恁麼
則世界總被和尚占卻待他動靜隨後便喝豈不增
色案僚雖然也須扶起大慧正當今日有問山僧又
當對他個什麼雲綻家家月春來處處花

大慧問僧道不用修但莫染汚如何是不染汚底
道曰某甲不敢道師曰爲甚不敢道曰怕染汚師
高聲叫曰行者將糞箕筓帚來僧茫然師便打

白巖符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士則且
置祇如大慧與麼道還免得無過也未我若作者僧

待他道如何是不染污底道但捧水一盆置妙喜前
便出

大慧因僧問心法俱忘時如何師曰賣扇老婆手
遮日

賣扇老婆手遮日一種風流出當家說與途中未歸
客何須向外喫波楂

月坡明

大慧問妙總曰古人不出方丈爲甚莊上喫油糝
曰和尚放某甲過方敢通消息師曰我放你過你
試道看曰某甲亦放和尚過師曰其奈油糝何總
喝一喝便出

天樹植云大慧老漢也是當斷不斷若是山僧問伊
古德不出方丈爲甚莊上喫油糝待云和尚放某甲
過方敢通消息便與劈脊一棒何故放過卽不可
大慧上堂毘藍園裏不曾生雙林樹下何曾滅不
生不滅見瞿曇眼中又是重添屑

寶華忍云徑山老人雖然把斷要津大似祇見錐頭
利曹溪則不然毘藍園裏不生雙林樹下不滅滅
生生滅滅見瞿曇分明惡水當頭潑眼旣無屑又用
水潑作麼若是接物利生打頭也少者一杓不得乃
顧左右喝一喝云你諸人因甚一箇箇水漉漉地

大慧問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作麼生會僧曰
領師曰領你屋裏七代先靈僧便喝師曰適來領
如今喝干它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什麼事僧擬
議師便打

瑞巖愠云大慧老人提持個一著子縱以太虛空爲
口須彌盧爲舌亦難擬其用處檢點將來未免有得
有失當時者僧若是個人見他與麼問祇向他道三
更過鐵圍豈不光前絕後擊拂子云拄杖化龍去癡
人屣夜塘

大慧謂子韶曰你祇知格物不知物格韶便問如
何是物格師曰不見小說載唐人有與安祿山謀
叛者是人先爲閩守有畫像在焉明皇幸蜀見之
怒令侍臣以劍擊其像首閩守居陝西首忽墮地
公聞頓領深旨乃曰子韶格物妙喜物格欲識一
貫兩箇五百師可之

寶壽方云妙喜子韶雖則議論風生千古希邁然祇
解依樣畫葫蘆者裏則不然有問如何是物格向道
者枚如意是陶宗伯送底還會麼紅日一輪天外曉
癡人盡向霧中看喝一喝
格物物格燈籠著跌露柱皮穿徧地流血披龍鱗兮

透龍門擒虎子兮入虎穴重關一鏃逞全威笑殺雲
門倒一說萬仞壁

雨歇雲消霽色幽遊春公子醉春樓風流無限向誰
語啼鳥一聲天地秋天愚寶

大慧問僧香巖上樹話你作麼生會曰好對春風
唱鷓鴣師曰虎頭上座道樹上卽不問樹下道將
一句來又作麼生曰適來向和尚道了也師曰好
對春風唱鷓鴣是樹上語樹下語僧擬議師便打
大珠○云惜乎者僧龍頭蛇尾好對春風唱鷓鴣是
樹上語樹下語祇消道個疑則別叅敢保徑山冰消

瓦解

大慧每舉竹篋子問學者喚作竹篋子則觸不喚
作竹篋子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速道速道從
之得法者十有三人

雲門舉起竹篋凡聖潛踪匿跡金剛門外生瞋木馬
廐中面赤尼無著

三尺筠蛇口帶腥曾吞英特十三人塵蒙四壁燈籠
黑老尾焦黃眼正瞋竹屋簡

徑山竹篋驗來叅擬議知君落二三石火電光猶是
鈍休將鼠伎放癡憨石菴瑀

大慧問僧五祖演道趙州狗子無佛性也勝貓兒
十萬倍意旨如何曰風行艸偃師曰你也不亂道
卻作麼生會僧無語師曰學語之流便打出
狗子勝貓十萬倍金毛獅子艸裏搗艸偃風行不亂
說妙喜大似白拈賊學語之流正好打蘇嚕悉咧吽
泮吒 三宜孟

大慧以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不明嘗問昭覺曰
和尚當時在五祖曾問此話不知五祖道什麼覺
笑而不答師再三請問覺曰我問五祖祖曰描也
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樹倒藤枯時如何祖曰

相隨來也師當下釋然

竹上生花荆棘起絮飛成蠹篆文溪禰生死後空餘
恨鸚鵡洲荒艸色陰 三峰藏

爲詢祖上傳來事潦倒樽前費語長克紹堂中雖頗
喜不堪相共話羲皇 清遠達

杭州靈隱瞎堂慧遠禪師

昭覺勤嗣

因孝宗問前日睡

夢中忽聞鐘遂覺未知夢覺是如何師曰陛下問
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如今正是寐語若問
夢中底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
離幻卽覺覺心不動所以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

帝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向甚處起師曰從陛下問處起帝大悅

南嶽際云瞎堂若無後語幾乎被孝宗勘破 法林音云大小瞎堂說得道理好

瞎堂問僧一大藏教是惡口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僧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別曰阿耨達池深四十由旬闊四十由旬

陳年曆日拈來用輸勝多從掌上推陽伏陰昇殊有象先天立法更由誰 粟菴鼎

瞎堂一日擊鼓陞堂卻潛坐帳中侍僧尋不見僧

曰無師撥開帳曰祇在者裏因什麼不見僧無對師曰大斧斫三門

赤潭珠云帳中潛坐卻許瞎堂祇在者裏喚作入艸得麼只如大斧斫三門三十年後再爲理論

金陵華藏安民禪師 圓悟勤嗣 謁佛鑑勸問曰佛果有

不妄爲人說底句曾與汝說麼師曰合取狗口鑑厲聲曰不是者箇道理師曰無人奪你鹽茶袋亂叫喚作麼鑑曰佛果若不爲汝說我爲汝說師曰和尚疑則別叅鑑乃呵呵大笑

漁翁愛趁浪如雷鐵網漫天撒下來戲餌金鱗鬚鱖

刺千重百市盡衝開

澗菴怡

慶元府育王佛智端裕禪師

昭覺勤嗣

上堂易填巨壑

難滿漏卮若有操持了無難易拈卻大地寬綽有餘放出纖塵礙塞無路勿若不拈不放向甚麼處履踐同誠共休戚飲水須知肥

得處孤危用處寬渾身琢就紫金團樞蜂想到明年

窟莫向飛塵舊處鑽

頻吉祥

台州護國此菴景元禪師

昭覺勤嗣

上堂威音王已前

者一隊漢錯七錯八威音王已後者一隊漢落二落三而今者一隊漢坐立儼然且道是錯七錯八

是落二落三還定當得出麼舉拂子曰吽吽

小原叢竹緣陰陰溪溜清湍響似琴偶到斷橋明月

裏淒清夜半老猿吟

頻吉祥

杭州府中天竺伽堂中仁禪師

昭覺勤嗣

上堂九十春

光已過半釀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雖然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艸地玉樓人醉杏花天

紅顏欲較三春富還掩青氍不見人佯取金釵擊飛

鬢隔簾影出畫堂身

頻吉祥

安吉州何山佛燈守珣禪師

太平勤嗣

圓悟因與遊山

偶到一水潭悟乃推師入水遠問曰牛頭未見四
祖時如何師曰潭溪魚聚曰見後如何師曰樹高
招風曰見與未見時如何師曰伸腳祇在縮腳裏
悟乃稱賞之

南堂欲云何山得卽得未免帶水拖泥圓悟高則高
怎奈使心用行雖然不入驚人浪難逢稱意魚

佛燈因僧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大海若知足百
川應倒流僧禮拜師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

不曾冒繁事鋒鋌瀟散形踪省佩裝短褐毳毳踞
坐當風傾盡綺囊香

頻吉祥

安吉州道場正堂明辯禪師

龍門遠嗣

室中問學者蚯

蚓爲甚麼化爲百合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

水卻憶并州是故鄉

圓極峯

土龍百合化當時試問渠儂初不知大抵相逢多見

妒人間無怪少蛾眉

天嶽畫

潭州大瀉善果月菴禪師

東山演下開福寧嗣

上堂奚仲造

車一百輻拈卻兩頭除卻軸以拄杖打圓相曰且

莫錯認定盤星卓一卓下座

海神知貴不知價畱與人間光照夜碧眼胡僧笑點

頭誰知用處無縫罅

月林觀

洪州分寧尚書莫將居士

東山演下見大隨靜

官西蜀謁南

堂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久無所入適入
廁忽穢氣甚惡以手掩鼻遂有省徹見南堂相為
處乃呈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
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堂可之

瀛山閻云尚書雖是苦心造到檢點將來猶帶些穢
氣在何故為伊向廁坑頭著倒

樞密吳居厚居士

見圓通

旻擁節歸鐘陵謁圓通曰某

頃赴省試過此透趙州關嘗問前住訥老透關底

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覺五十餘年通曰曾
明得透關底事麼公曰八次徑過常存此念然未
甚到灑脫處通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扇通
曰有甚不灑脫處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通卻
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通曰吉獠舌頭三千里
瀛山閻云圓通若無後語未免鈍置吳公直向揮扇
處弄精魂有甚了期祇如道吉獠舌頭三千里是何
意旨

大鑒下十七世

天童應菴曇華禪師

虎丘隆嗣

於虎丘忌日拈香曰平

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
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
彖木懸羊賣狗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
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淡

覺王立云從來多意氣末後絕商量應庵老人被虎
丘扭穿鼻孔無處出氣挨到年淡月淡向一瓣香上
告神告鬼正是抱贓叫屈令人可笑且道笑個什麼
懸羊頭賣狗肉

狗肉羊頭喚祖師著衣喫飯且隨時沙場血戰今忘
矣提起淡讐不放伊 牧雲門

話來不入逞仙陀已是從前借路過狗肉羊頭隨處
賣至今天下有諍譎 密傳錄

應菴上堂九年面壁壞卻東土兒孫隻履西歸鈍
置黃面老子以拄杖畫一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
生三寅

雲漢滿云石牛古路踞斷乾坤一馬三寅蹋翻魔佛
還知者老漢落處麼劍爲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
金瓶

應庵示衆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時佛照光出曰
見鞭影者非良馬師休去

疾燄過風第二頭不堪惆悵祇堪愁一聲振鬣長鳴
後萬馬皆瘖一戰收北礪簡

真是良駒豈受鞭騰空躍出絕人前名標海宇人稱
貴惆悵韓文愁向先元樞宗

應庵曰十五日已前提水放火十五日已後鵲噪
鴉鳴正當十五日風恬浪靜國泰民安有一句到
你啞卻我口無一句到你瞎卻你眼十字街頭潘
四郎頭不梳面不洗知它是凡是聖

天真則云應庵老漢大似倚富欺貧賣弄不少海門
卽不然十五日已前明不離暗十五日已後暗不離
明正當十五日明暗頓忘古今絕待你諸人向甚麼
處體究擊拂子云閒中不契林泉樂坐久但聞風雨
聲

應庵示衆盡力道不得底句不在天台定在南嶽
相罵饒你接柴相唾饒你潑水驀然摸著蛇頭拍手
囉囉哩哩肯堂充

耆婆去後無消息病者憧憧日扣門百艸自知無識
者叢叢垂泣在籬根虛堂愚

應菴示衆禪禪更不相煎坐底自坐眠底自眠大
家安樂無法可傳禪禪洞山五位臨濟三玄大年

三十夜腳蹋地頭頂天禪禪不直半文錢海枯終見底人死脚皮穿

全室泐云應菴老漢口似懸河也只說得一半者一半山僧今日對衆舉揚更不囊藏被蓋且要與此老把手共行禪禪火著油煎饑來喫飯困則打眠神仙秘訣父子不傳禪禪妙中之妙玄中之玄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禪禪黃菊綻金錢大蟲裹紙帽竇八布衫穿 齋舟元云華祖恁麼提持可謂倒腹傾腸爭奈知恩者少山僧既作脚下兒孫不免覲面相見禪禪茶熟香煎清風月下石枕雲眠從無巴鼻

有甚堪傳禪禪現成一句劈破三玄水流到海月不離天禪禪關中使鐵錢若不同床睡焉知被底穿

明州育王佛照德光禪師大慧杲嗣宋孝宗召對師舉

靈雲頌直至如今更不疑奏曰那裏是它不疑處帝曰空手牽鐵牛

萬機之暇探禪宗中路寧堪憇六龍空手牽牛過天闕紫宸淡在妙高峰圭堂居士

佛照因孝宗宣問釋迦佛入山六年所成何事師曰將謂陛下忘卻

六年勤苦竟何如爲問君王記得無直下雖知難抵

諱到頭終不受塗糊 北磻簡

大根大器大薰修警轉機輪向上頭萬億斯年惟一

佛雪山元不隔龍樓 石巖璉

九江東林卮菴顏禪師 大慧杲嗣 示衆坐佛牀斫佛腳

不敬東家孔夫子卻向西鄉習禮樂

肯堂充云入泥入水卽不無先師爭奈寒蟬抱枯木

泣盡不回頭卓拄杖云灼然有不回頭底淨慈向升

子裏禮汝三拜

杭州淨慈水庵師一禪師 佛智裕嗣 室中垂問西天胡

子因甚無鬚

牧童失卻破蓑衣流落年深見者稀拈來搭在籬頭

上引得烏鴉遶樹飛 猷堂定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禪師 護國元嗣 上堂圓通不開生

藥舖單單祇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著通

身冷汗流

盤山嵩云盤山者裏既不開生藥舖也不賣死貓頭

祇把一枝無孔笛臨風吹斷楚江秋

京口焦山普濟或菴師體禪師 護國元嗣 因葛信齋問

夫妻二人相打通兒子作證證父卽是證母卽是

師曰小出大遇仍頌八臂那吒三隻眼雙槌擂鼓

撰述
宗鑑法林卷三十四
三
轉船頭巨鰲一吸滄溟竭宇宙風清四百州

生死自憐同室穴因何中路隔關山一朝忽得親兒

證趨蹋方知蓋覆難

雪堂行

宗鑑法林卷三十四

終

